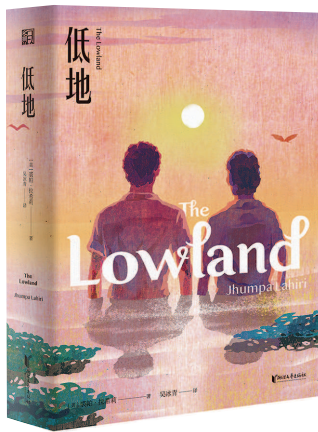


寻找伟大风景的人

——读裘帕·拉希莉长篇小说《低地》

■刘媛



《低地》
[美]裘帕·拉希莉著
吴冰青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低地》(lowland)是美籍印裔女作家裘帕·拉希莉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早在2000年,33岁的拉希莉就凭借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将普利策小说奖、欧·亨利小说奖、全美最佳小说奖、国际笔会海明威奖等短篇小说奖等荣誉一并收入囊中,并成为普利策小说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她是继V·S·奈保尔、萨尔曼·拉什迪之后,又一位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的印度裔英语作家。2013年,长篇小说《低地》出版后,裘帕·拉希莉的名字甚至和艾丽丝·门罗等一批代表当代英语小说最高水准的大师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媒体亦不无亲昵地称拉希莉为“一位杰出的美国作家”。这句简明扼要的评价,足以窥见美国文坛的态度:如果21世纪英语文学存在一个伟大传统,那么拉希莉很可能成为这一传统的贡献者之一;如果21世纪的英语文学史是一部星光闪耀的历史,那么拉希莉即将被纳入这片星河。

实际上,从上世纪70年代起,奈保尔、拉什迪等印裔流散作家就凭借一系列探讨种族、性别、阶级等话题的作品大放异彩,成为英语文学中不容忽视一股势力。作为来自地缘和文化意义上“低地”的第一代移民,他们如同壮阔而有力的恒河水,一次次地冲击着大西洋两岸英语文学的顽固堤坝。其时,后殖民思潮方兴未艾,他们的创作无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后殖民意识乃至后现代思考。但拉希莉不同于这些父辈作家。她生于英国伦敦,幼年随亲人迁居美国罗德岛,是标准的二代移民。印度之于她,不再是承载着鲜活、具体的生命实感经验的故土,而是一处近乎想象性的存在,是她实现对世界的整体性把握的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她在回应少数族裔、性别、阶级等父辈作家关注的话题时,也表现出一位世界主义者的自觉——在高度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上述议题已悄然渗透于日常生活,以更为复杂、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整个人类群体的命运。

基于这一洞察,拉希莉选择上世纪60年代的印度作为小说的起点。其时,阶级矛盾、民族危机、殖民记忆笼罩着整个印度,而故事的两位主角——沉稳的哥哥苏巴什和热情的弟弟乌达安,分别代表那个时代印度青年精英的两张脸孔:流散者和革命者。然而,拉希莉并不力图开掘宏大的现实主义历史题材,而是以优雅、精准而又饱含感情的笔调穿越蒙尘往事,最终聚焦于当代人脆弱的内心结构。就像深淵里涌出风,动荡的时代将召唤出创造性的心灵,历史的烟尘会让漂泊的灵魂显影。

拉希莉是一位擅长以心理摹写和隐喻来塑造人物形象,暗示人物命运的作家。英国作家E·M·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出“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的划分,强调前者是小说家围绕某个单独的概念的创造,而后者则变化莫测。《低地》中的弟弟乌达安无疑是典型的“扁形人物”,他果敢、勇猛、充满激情,以革命者自居,但故事开篇不久,这位满怀共产主义理想的青年革命家就在纳萨尔巴里运动中牺牲。原本给人

以扁平印象的哥哥苏巴什因之成长为“圆形人物”,他不动声色地接过弟弟未竟的事业,以普通人的身份投身于一场更为隐蔽、漫长的日常革命中。如福斯特所言:“小说家运用‘圆形人物’——有时单独运用他们,在更多的场合里,是把他们和‘扁形人物’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和小说里别的那些‘面’融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可以说,英雄也是苏巴什的另一张脸孔,只是这被隐藏的脸孔,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检验。

苏巴什有一颗富有创造性的心灵,终其一生,他都在修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他的职业——海洋环境学家,也是致力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追

寻伟大的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之于他,绝非亟待改造的对象,而是充满感情和诗意的栖居之所。初到美国时,他曾由衷地赞美罗德岛的海湾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也正是在这片海湾,苏巴什偶遇了拨动他心弦的美国女人。然而,随着恋情无疾而终,苏巴什猛然意识到,眼前的风景并非如他所想象的那般完美,甚至美国情人留给他的分手礼物“望远镜”也成为充满隐喻的道具——暗示着年轻的苏巴什不过是国境之上的过路客、风景之外的旁观者,暗示着他与这处风景并没有建立有情的联结,只能藉由冰冷的工具与它建立关系。然而,这段令人心碎的短暂恋情,不过是苏巴什异国生活的序曲,真正的困境在弟弟去世后逐一降临:为了保护弟弟的遗孀高丽,他必须反抗父母;为了带弟弟的妻女逃离印度,他不得不开始一段草率的婚姻……成年后的苏巴什一再受困于种种错位的关系,却又从未放弃对爱的渴望和对家人的责任。每每濒临绝望,苏巴什都会求助于他心中最美丽的风景——大海。一望无际的海面,是流动的象征,更是生命力和抗争力的象征。

正如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提到的:“对于一个圆形人物的检验,要看他是否令人信服地给人以惊奇之感。圆形人物往往变化莫测,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叫人难以预料。”苏巴什的每一

次挫折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频繁的漂泊与迷茫、无常的命运与变动,构成了当代日常,苏巴什那颗饱经创伤的心无疑是典型的当代心灵。但拉希莉并不满足于将笔下的人物塑造成展示伤痕的命运标本,《低地》的八个章节分别选取了不同的叙述视角透视一个家族四代人横跨印度与美国的命运起伏。这种精妙的叙述结构,使得整部小说犹如有着完美切工的钻石,每一个角度都能映照出人物内心令人惊叹的火彩。以至于小说的最后,当我们再一次凝视苏巴什千疮百孔的心,曾经的创痕都成为了心上的花纹。

通过《低地》拉希莉摆脱了移民作家的标签,她绝非以一己之身背负沉重的故土,而是和小说中的苏巴什一样,成为一个面向世界寻找伟大风景的人。上世纪末,美籍印裔学者霍米巴巴在《文化的定位》中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旨在呼吁东方和西方打破对立的状态,实现相互包容、平等的交流,构建既保留自己原本的文化同时又能吸收异质文化,兼具多元文化特点的开放空间。拉希莉在小说开篇描绘的低地景观,无疑指向一处理想的“第三空间”:旱季,低地上有两处紧挨着却又独立的椭圆形池塘;雨季,水面上涨,原本独立的池塘汇成一片长满水葫芦的宽阔水域。低地,无疑是变幻的、流动的、杂糅的、藏污纳垢的;它是故事的起点,是出生地,是寄托乡愁、承载经验与记忆的地理风景;它也是故事的终点,年轻的乌达安葬身于此。而苏巴什直到晚年才意识到,他在异乡的罗德岛赞美过的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并非大海本身,而是那座跨越海湾的桥——桥的另一端通往低地。

幻灭与重生

——读《去洞庭》

■刘小波

郑小驴的《去洞庭》是一部青春气息浓郁的作品,同时又是极为深刻的老道之作,它披着悬疑案件的外衣,对不同阶层的生存困境进行细致描摹,对人生意义进行深度探寻。小说中所涉及的人物阶层界限虽然十分明晰,但是面临的困境却是共通的,小说书写的也是人类的通病和人性共同的弱点。整体而言,《去洞庭》在书写生活幻灭感的同时留下了一丝希望,让生活有重生的机会。

小说的故事内核多与“去洞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有关。书中有“去洞庭沉尸途中”的表述,是常见的博眼球的描写,作者多次采用通俗化的手段吸引读者眼球,比如开篇性爱照片的流出、精妙的复仇计划等,但是作者又有着极为深邃的思考,“去洞庭”成为一个隐喻很深的表达,而“途中”更是“在路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什么让一群人都走上了“去洞庭”这样一条路?

小说用多线叙事的手法,将几个人物的经历用复调的方式呈现出来。

小耿是典型的底层人物,因父亲生病

而辍学,与大学失之交臂,早早踏入社会打工。而让他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是去别人家中拿快递,他无意中的一次举动,让他的命运发生了剧变。但这一切其实是必然的,教育的突然终止、巨大的生存压力、无处释放的欲望,促成了邪念的突然萌发。在这一段故事中,对底层的关注与呐喊仍是小说的主题之一。

张舸是一位中产阶级,拥有高学历,选择自我奋斗,过着都市白领的生活,但是感情的不顺让她患上了心理疾病,同时,又遭受了飞来横祸。虽然作者试图在小说的结尾处增加光明的尾巴,但是张舸童年记忆的突然闪现,象征着逝去的东西无法真正追回。史廉是上层社会的代表,他事业成功,衣食无忧,通过户外运动消磨闲暇时光。史廉成功后野心勃发,但却深陷情感困境,被情人要挟,也因此失去了结发妻子与女儿。后来他生意失败,同时又遭遇情感的背叛,选择通过雇凶杀人的手段来处理问题。

其他一闪而过的人物也值得深究,比如栗子,看似风光,却遇到不幸福的婚姻;

又如岳廉,从普通人成为名作家,又被彻底打回原形,最终在洞庭边遭到报复,生死不明。

故事的主角们身份各异,所处阶层也不尽相同,但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的人,都无法逃离生活的枷锁,仿佛走进围城找不到突破口。《去洞庭》采用群像式的笔法,讲述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艰难选择与不断遭遇的道德危机及困惑。传统小说中叙述时间是小说的灵魂,《去洞庭》深受复调小说或者复调小说理论的影响,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模式,采用多线交织的叙事,将几个故事平铺呈现,但是又通过小耿这一人物将每一个人关联了起来,精心的结构布局让小说浑然一体,成为完整的故事。作者打破线性叙述的框架,使人物之间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多声部和“众声喧哗”的效果。众声喧哗的叙事并不是刻意将不同的人物编织进故事里,而是通过这种命运的巧合揭示出人类面临困境的通用命题,既是故事的巧合,也是命运的同构。

郑小驴惯用隐喻的手法,早期的短篇



《去洞庭》
郑小驴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小说《弥天》是极具隐喻性质的一篇小说,接近一则寓言,描写了在缺乏信仰的时代一个乡村信徒绝食的形象。《去洞庭》也自始至终都充满隐喻,开篇小耿的出逃、篇末出现的“瓶中船”这一工艺品,以及“去洞庭”这一举动本身,都是极富深意的。

通篇读罢,失败的人生成为叙述的主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感伤主义色彩。但郑小驴在书写失败和幻灭的同时,还是不断给生活以重生的希望,比如史廉利用小耿复仇,最终却劝他走上正途;张舸沉睡多年又突然醒来。希望虽然微弱,但很珍贵。

郑小驴是青年作家,写作上有延续,也有突破,对人的生存境况的深度描摹和思考逐渐成熟。《去洞庭》表明,文学仍然能对生活发出自己的警示。